



冰心小說選

香港大通書局出版

冰 心 小 說 選

香 港 大 通 書 局 出 版

冰 心 小 說 選

作 者：冰 心

出版者：大 通 書 局

香 港 九 龍 偉 晴 街 81 號

發行者：學 林 書 店

香 港 九 龍 偉 晴 街 57 號

承印者：快 達 印 刷 廠

葵 涌 華 星 街 保 盈 大 廈 六 樓

1978年11月版

(版權所有 · 不准翻印)

目次

兩個家庭·····	一
斯人獨憔悴·····	一一
莊鴻的姊姊·····	二〇
最後的安息·····	二六
超人·····	三六
離家的一年·····	四三
寂寞·····	五七
六一姊·····	七〇
三年·····	七七
分·····	八二
冬兒姑娘·····	九二
我們太太的客廳·····	九八

我的學生·····	一二〇
我的鄰居·····	一三二
張嫂·····	一三九
我的朋友母親·····	一四四

兩個家庭

前兩個多月，有一位李博士來到我們學校，演講『家庭與國家關係』。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，又引證許多中西古今的故實，說得痛快淋漓。當下我一面聽，一面速記在一個本子上，完了會已到下午四點鐘，我就回家去了。

路上車上，我還是看那本筆記。忽然聽見有一個小姑娘的聲音叫我說：『姐姐！來我們家裏坐坐。』擡頭一看，已經走到舅母家門口，小表妹也正放學回來；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，必定說一兩段故事給她聽，所以今天她看見我，一定要拉我進去。我想明天是星期日，今晚可以不預備功課，無妨在這裏玩一會兒，就下了車，同她進去。

舅母在屋裏做活，看見我進來，就放下針線，拉過一張椅子，叫我坐下。一面笑說：『今天難得你有工夫到這裏來，家裏的人都好麼？功課忙不忙？』我也笑着答應一兩句，還沒有等到說完，就被小表妹拉到後院裏葡萄架底下，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，要我說故事。我一時實在想不起來，就笑說：『古典都說完了。只有今典你聽不聽？』她正要回答，忽然聽見有小孩子啼哭的聲音。我要亂她的注意，就問說：『妹妹！你聽誰哭呢？』她回頭向隔壁一望說：『是陳家的大寶哭呢，我們看一看去。』就拉我走到竹籬旁邊，又指給我看說：『這一個院子就是陳家，那

個哭的孩子，就是大寶。』

舅母家和陳家的後院，只隔一個竹籬，本來籬笆上面攀緣着許多扁豆葉子，現在都枯落下來；表妹說是陳家的幾個小孩子，把豆根拔去了，因此只有幾片的黃葉子掛在上面，看過去是清清楚楚的。

陳家的後院，對着籬笆，是一所廚房，裏面看不清楚，只覺得牆壁被炊煙薰得很黑。外面門口，堆着許多什物，如破磁盆之類。院子裏晾着幾件衣服。廊子上有三個老媽子，廊子底下有三個小男孩。不知道他們弟兄爲什麼打吵，那個大寶哭的很利害，他的兩個弟弟也不理他，只管坐在地下，抓土捏小泥人玩耍。那幾個老媽子也咕咕嚶嚶的不知說些什麼。表妹悄悄的對我說：『他們老媽子真可笑，各人護着各人的少爺，因此也常常打吵。』

這時候陳太太從屋裏出來，挽着一把頭髮，拖着鞋子，睡眼惺忪，容貌倒還美麗，只是帶着十分嬌情的神氣。一出來就問大寶說：『你哭什麼？』同時那兩個老媽子把那兩個小男孩抱住，大寶一面指着他們說：『他們欺負我，不許我玩！』陳太太啐了一聲：『這一點事也值得這樣哭，李媽也不勸一勸！』李媽低着頭不知道說些什麼，陳太太一面坐下，一面擺手說：『不用說了，橫豎你們都是不管事的，我花錢雇你們來作什麼，難道是叫你們幫着他們打架麼？』說着就從袋裏抓出一把銅子給了大寶說：『你拿了去跟李媽上街玩去罷，哭的我心裏不耐煩，不許哭了！』大寶接了銅子，擦了眼淚，就跟李媽出去了。

陳太太回頭叫王媽，就又有一個老媽子，拿着梳頭匣子，從屋裏出來，替她梳頭。當我注意

陳太太的時候，表妹忽然笑了，拉我的衣服，小聲說：『姐姐！看大寶一手的泥，都抹到臉上去！』

過一會子，陳太太梳完了頭。正在洗臉的時候，聽見前面屋裏電話的鈴響。王媽去接了，出來說：『太太，高家來催了，打牌的客都來齊了。』陳太太一面擦粉，一面說：『你說我就來。』隨後也就進去。

我看得忘了神，還只管站着，表妹說：『他們都走了，我們走罷。』我搖手說：『再等一會兒，你不要忙！』

十分鐘以後。陳太太打扮的珠圍翠繞的出來，走到廚房門口，右手扶在門框上，對廚房裏的老媽說：『高家催的緊，我不喫晚飯了，他們都不在家，老爺回來，你告訴一聲兒。』說完了就轉過前面去。

我正要轉身，舅母從前面來了，拿着一把扇子，笑着說：『你們原來在這裏，樹陰底下比前院涼快。』我答應着，一面一同坐下說些閒話。

忽然聽有皮鞋的聲音，穿過陳太太屋裏，來到後面廊子上。表妹悄聲對我說：『這就是陳先生。』只聽見陳先生問道：『劉媽，太太呢？』劉媽從廚房裏出來說：『太太剛到高家去了。』陳先生半天不言語。過一會兒又問道：『少爺們呢？』劉媽說：『上街玩去了。』陳先生急了，說：『快去叫他們回來。天都黑了還不回家。而且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處。』

劉媽去了半天，不見回來。陳先生在廊子上踱來踱去，微微的歎氣，一會子又坐下。點上雪

茄，手裏拿着報紙，却擡頭望天凝神深思。

又過了一會兒，仍不見他們回來，陳先生猛然站起來，扔了雪茄，戴上帽子，拿着手杖逕自走了。

表妹笑說：『陳先生又生氣走了。昨天陳先生和陳太太拌嘴，說陳太太不像一個當家人，成天裏不在家，他們爭辯以後，各自走了。他們的李媽說，他們拌嘴不止一次了。』

舅母說：『人家的事情，你管他作什麼，小孩子家，不許說人！』表妹笑着說：『誰管他們的事，不過學舌給表姊聽聽。』舅母說：『陳先生真也特別，陳太太並沒有什麼大不好的地方，待人很和氣，不過年輕貪玩，家政自然就散漫一點，這也是小事，何必常常動氣！』

談了一會兒，我一看錶，已經七點半，車還在外面等着，就辭了舅母，回家去了。

第二天早起，梳洗完了，母親對我說：『自從三哥來到北京，你還沒有去看看，昨天上午亞蒨來了，請你今天去呢。』——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，亞蒨是我的同學，也是我的三嫂。我在中學的時候，她就在大學第四年級，雖只同學一年，感情很厚，所以叫慣了名字，便不改口。我很願意去看看他們，午飯以後就坐車去了。

他們住的那條街上很是清靜，都是書店和學堂。到了門口，我按了鈴，一個老媽出來，很乾淨伶俐的樣子，含笑的問我：『姓什麼？找誰？』我還沒有答應，亞蒨已經從裏面出來，我們見面，喜歡的了不得，拉着手一同進去。六年不見，亞蒨更顯得和藹靜穆了，但是那活潑的態度，仍然沒有改變。

院子裏栽了好些花，很長的一條小徑，從青草地上穿到臺階底下。上了廊子，就看見葦簾的後面簾椅上，一個小男孩在那裏擺積木玩。漆黑的眼睛，緋紅的腮頰，不問而知是聞名未曾見面的姪兒小峻了。

亞蓓笑說：『小峻，這位是姑姑。』他笑着鞠了一躬，自己覺得很不自然，便回過頭去，仍玩他的積木，口中微微的唱歌。進到中間的屋子，窗外綠陰遮滿，幾張洋式的椅桌，一座鋼琴，幾件古玩，幾盆花草，幾張圖畫和照片，錯錯落落的點綴得非常靜雅。右邊一個門開着，裏面幾張書櫥，磊着滿滿的中西書籍。三哥坐在書桌旁邊正寫着字，對面的一張椅子，似乎是亞蓓坐的。我走了進去，三哥站起來，笑着說：『今天禮拜！』我道：『是的，三哥爲何這樣忙？』三哥說：『何嘗是忙，不過我同亞蓓翻譯了一本書，已經快完了，今天閒着，又拿出來消遣。』我低頭一看，桌上對面有兩本書，一本是原文，一本是三哥口述亞蓓筆記的，字跡很草率，也有一兩處改抹的痕跡。在桌子的那一邊，還磊着幾本也都是亞蓓的字跡，是已經翻譯完了的。

亞蓓微微笑說：『我那裏配翻譯書，不過藉此多學一點英文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正合了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詩「紅袖添香對譯書」了。』大家一笑。

三哥又喚小峻進來。我拉着他的手，和他說話，覺得他應對很聰明，又知道他是幼稚生，便請他唱歌。他只笑着看着亞蓓。亞蓓說：『你唱罷，姑姑愛聽的。』他便唱了一節，聲音很響亮，字句也很清楚，他唱完了，我們一齊拍手。

隨後，我又同亞蓓去參觀他們的家庭，覺得處處都很潔淨規則，在我目中，可以算是第一

了。

下午兩點鐘的時候，三哥出門去訪朋友，小峻也自去睡午覺。我們便出來，坐在廊子上，微微的風，送着一陣一陣的花香。亞蒨一面織着小峻的襪子，一面和我談話。一會兒三哥回來了，小峻也醒了，我們又在一處遊玩。夕陽西下，一抹晚霞，映着那燦爛的花，青綠的草，這院子裏，好像一個小樂園。

晚餐的肴菜，是亞蒨整治的，很是可口。我們一面用飯，一面望着窗外。小峻已經先喫過了，正在廊下捧着沙土，堆起幾座小塔。

門鈴響了幾聲，老媽子進來說：『陳先生來見。』三哥看了名片，便對亞蒨說：『我還沒有喫完飯，請我們的小招待員去領他進來罷。』亞蒨站起來喚道，『小招待員，有客來了！』小峻擰起頭來說：『媽媽，我不去，我正蓋塔呢！』亞蒨笑着說：『這樣，我們往後就不請你當招待員了。』小峻立刻站起來說：『我去，我去。』一面抖去手上的塵土，一面跑了出去。

陳先生和小峻連說帶笑的一同進入客室，——原來這位就是住在舅母隔壁的陳先生——這時三哥出去了，小峻便進來。天色漸漸的黑暗，亞蒨捻亮了電燈，對我說：『請你替我說幾段故事給小峻聽。我要去算賬了。』說完了便出去。

我說着『三隻熊』的故事，小峻聽得很高興，同時我覺得他有點倦意，一看手錶，已經八點了。我說：『小峻，睡覺去罷。』他揉一揉眼睛，站了起來，我拉着他的手，一同進入臥室。

他的臥房實在有趣，一色的小牀小傢具，小玻璃櫃子裏排着各種的玩具，牆上掛着各種的圖

畫，和他自己所畫的剪的花鳥人物。

他換了睡衣，上了小牀，便說：『姑姑，出去罷，明天見。』我說：『你要燈不要？』他搖一搖頭，我把燈捻下去，自己就出來了。

亞蓓獨坐在臺階上，看見我出來，笑着點一點頭。我說：『小峻真是膽子大，一個人在屋裏也不害怕，而且也不怕黑。』亞蓓笑說：『我從來不說那些神怪悲慘的故事，去刺激他的嬌嫩的腦筋。就是天黑，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，自然不懂得什麼叫做害怕了。』

我也坐下，看着對面客室裏的燈光很亮，談話的聲音很高。這時亞蓓又被老媽子叫去了，我不知不覺的就注意到他們的談話上面去。

只聽得三哥說：『我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，覺得你很不是自暴自棄的一個人，爲何現在有了這好閒縱酒的習慣？我們的目的是什麼，希望是什麼，你難道都忘了麼？』陳先生的聲音很低說：『這個時勢，不遊玩，不拚酒，還要做什麼，難道英雄有用武之地麼？』三哥歎了一口氣說：『這話自是有理，這個時勢，就有滿腔的熱血，也沒處去灑，實在使人灰心。但是大英雄，當以赤手挽時勢，不可爲時勢所挽。你自己先把根基弄壞了，將來就有用武之地，也不能做個大英雄，豈不是自暴自棄？』

這時陳先生似乎是站起來，高大的影子，不住在窗前搖漾，過了一會說：『也難怪你說這樣的話，因爲你有快樂，就有希望。不像我沒有快樂，所以就覺得前途非常的黑暗了！』這時陳先生的聲音裏，滿含憤激悲慘。

三哥說：「這又奇怪了，我們一同畢業，一同留學，一同回國。要論職位，你還比我高些，薪俸也比我多些，至於素志不償，是彼此一樣的，爲何我就有快樂，你就沒有快樂呢？」陳先生就問道：「你的家庭什麼樣子？我的家庭什麼樣子？」三哥便不言語。陳先生冷笑說：「大概你也明白……我回國以前的目的和希望，都受了大打擊，已經灰了一半的心，並且在公事房終日閒坐，已經十分不耐煩。好容易回到家裏，又看見那凌亂無章的家政，兒啼女哭的聲音，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。我內人是個宦家小姐，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，天天只出去應酬宴會，孩子們也沒有教育，下人們更是無所不至。我屢次的勸她，她總是不聽，並且說我，「不尊重女權」「不平等」「不放任」種種誤會的話。我也曾決意不去難爲她，只自己獨力的整理改良。無奈我連米鹽的價錢都不知道，並且也不能終日坐在家裏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因此經濟上一天比一天困難，兒女也一天比一天放縱，更逼得我不得出去了！既出去了，又不得不尋那劇場酒館熱鬧喧囂的地方，想以猛烈的刺激，來衝散心中的煩惱。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不知不覺的就成了習慣。每回到酒館的燈滅了，劇場的人散了。更深夜靜，踽踽歸來的時候，何嘗不覺得這些事不是我陳華民所應當做的？然而……咳！峻哥呵！你要救救我纔好！」這時已經聽見陳先生嗚咽的聲音。三哥站起來走到他面前。

門鈴又響了，老媽進來說我的車子來接我了，便進去告辭了亞蓓，坐車回家。

兩個月的暑假又過去了，頭一天上學從舅母家經過的時候，忽然看見陳宅門口貼着『吉屋招租』的招貼。

放學回來剛到門口，三哥也來了，衣襟上綴着一朵白紙花，臉上滿含着悽惶的顏色，我很覺得驚訝，也不敢問，彼此招呼着一同進去。

母親不住的問三哥：『亞蓓和小峻都好嗎？爲什麼不來玩玩？』這時三哥臉上纔轉了笑容，一面把那朵白紙花摘下來，扔在字紙籃裏。

母親說：『亞蓓太過於精明強幹了，大事小事，都要自己親手去做，我看她實在太忙。但我卻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有一毫勉強慌急的態度，匆忙憂倦的神色，總是喜喜歡歡從從容容的。這個孩子，實在可愛！』三哥說：『現在用了一個老媽，有了幫手了，本來亞蓓的意思還不要用。我想一切的粗活，和小峻上學放學路上的照應，亞蓓一個人是決然做不到的。並且我們中國人的生活程度還低，雇用一個下人，於經濟上沒有什麼出入，因此就雇了這個老媽，不過在粗活上，受亞蓓的指揮，並且亞蓓每天晚上還教她念字片和「百家姓」，現在名片上的姓名和賬上的字，也差不多認得一多半了。』

我想起了一件事，便說：『是了，那一天陳先生來見，給她名片，她就知道是姓陳。我很覺得奇怪，卻不知是亞蓓的學生。』

三哥忽然歎了一口氣說：『陳華民死了，今天開弔，我剛從那裏回來。』——我纔曉得那朵白紙花的來歷，和三哥臉色不好的緣故——母親說：『是不是留學的那個陳華民？』三哥說：『是。』母親說：『真是奇怪，像他那麼一個英俊的青年，也會死了，莫非是時症？』三哥說：『那裏是時症，不過因爲他這個人，太聰明了，他的目的希望，也太過於遠大。在英國留學的時

候養精蓄銳的，滿想着一回國，立刻要把中國旋轉過來。誰知回國以後，政府只給他一名差遣員的缺，受了一月二百塊錢無功的俸祿，他已經灰了一大半的心了。他的家庭又不能使他快樂，他就天天的拚酒，那一天他到我家裏去，嚇了我一大跳。從前那種可敬可愛的精神態度，都不知丟在那裏去了，頭也垂了，眼光也散了，身體也虛弱了，我十分的傷心，就恐怕不大好，因此勸他常常到我家裏來談談解悶，不要再拚酒了，他也不聽。並且說：「感謝你的盛意，不過我一到你家，看見你的兒女和你的家庭生活，相形之下，更使我心中難過，不如……」以下也沒說什麼，只有哭泣，我也陪了許多眼淚。以後我覺得他的身子，一天一天的軟弱下去，便勉強他一同去到一個德國大夫那裏去察驗身體。大夫說他已得了第三期肺病，恐怕不容易治好。我更是擔心，勉強他在醫院住下，慢慢的治療，我也天天去看望他。誰知上禮拜一晚上，我去看他就是末一次了。……『說到這裏，三哥的聲音顫動的很利害，就不再往下說了。』

母親歎了一口氣說：『可惜可惜！聽說他的才幹和學問，連英國的學生都很妬羨的。』三哥點一點頭，也沒有說什麼。這時我想起陳太太來了，我問：『陳先生的家眷呢？』三哥說：『要回到南邊去了。聽說他的經濟很拮据，債務也不能清理，孩子又小，將來不知怎麼過活！』母親說：『總是她沒有受過學校的教育，否則也可以自立。不過她的娘家很有錢，她總不至於十分喫苦。』三哥微笑說：『靠弟兄總不如靠自己！』

三哥坐一會兒，便回去了，我送他到門口，自己回來，心中很有感慨。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看，卻是上學期的筆記，末頁便是李博士的演說，內中的話就是論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，與男子建設事業能力的影響。

斯人獨憔悴

一個黃昏，一片極目無際絨絨的青草，映着半天的晚霞，恰如一幅圖畫。忽然一縷黑烟，津浦路的晚車，從地平線邊蜿蜒而來。

頭等車上，憑窗立着一個少年。年紀約有十七八歲。學生打扮，眉目很英秀，只是神色非常的沈寂，似乎有重大的憂慮，壓在眉端。他注目望着這一片平原，卻不像是看玩景色，一會兒微微的歎口氣，猛然將手中拿着的一張印刷品，撕得粉碎，揚在窗外，口中微吟道：『安邦治國平天下，自有周公孔聖人。』

站在背後的劉貴，輕輕的說道：『二少爺，窗口風大，不要儘着站在那裏！』他回頭一看，便坐了下去，臉上仍顯着極其無聊。劉貴遞過一張報紙來，他搖一搖頭，卻仍舊站起來，憑在窗口。

天色漸漸的暗了下來，火車漸漸的走近天津，這二少爺的顏色，也漸漸的沈寂。車到了站，劉貴跟着下了車，走出站外，便有一輛汽車，等着他們。嗚嗚的響聲，又送他們到家了。

家門口停着四五輛汽車，門楣上的電燈，照耀得明如白晝。兩個兵丁，倚着槍站在燈下，看見二少爺來了，趕緊立正。他畧一點頭，一直走了進去。

客廳裏邊有打牌說笑的声音，五六個僕役，出來進去的伺候着。二少爺從門外經過的時候，他們都笑着請了安，他卻皺着眉，搖一搖頭，不叫他們聲響，悄悄的走進裏院去。

他姊姊穎貞，正在自己屋裏燈下看書。東廂房裏，也有婦女們打牌喧笑的声音。

他走進穎貞屋裏，穎貞聽見簾子響，回過頭來，一看，連忙站起來，說：『穎石，你回來了，穎銘呢？』穎石說：『銘哥被我們學校的幹事部留下了，因為他是個重要的人物。』穎貞皺眉道：『你見過父親沒有？』穎石道：『沒有，父親打着牌，我沒敢驚動。』穎貞似乎要說什麼，看着他弟弟的臉，卻又咽住。

這時化卿先生從外面進來，叫道：『穎貞，他們回來了麼？』穎貞連忙應道：『石弟回來了，在屋裏呢。』一面把穎石推出去。穎石慌忙走出廊外，迎着父親，請了一個木強不靈的安。化卿看了穎石一眼，問：『你哥哥呢？』穎石吞吞吐吐的答應道：『銘哥病了，不能回來，在醫院裏住着呢。』化卿咄的一聲道：『胡說！你們在南京做了什麼代表了，難道我不曉得！』穎石也不敢做聲，跟着父親進來。化卿一面坐下，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封信來，擲給穎石道：『你自己看罷！』穎石兩手顫動着，拿起信來。原來是他們校長給他父親的信，說他們兩個都在學生會裏，做什麼代表和幹事，恐怕他們是年幼無知，受人脅誘；請他父親叫他們回來，免得將來懲戒的時候，玉石俱焚，有礙情面，等等的話。穎石看完了，低着頭也不言語。化卿冷笑說：『還有什麼可辯的麼？』穎石道：『這是校長他自己誤會，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就是因為近來青島的問題，很是緊急，國民卻仍然沈睡不醒。我們很覺得悲痛，便出去給他們演講，並勸人購